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詳解卷二十五 二十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　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録臣常　循

謄録監生臣方　炳

尚書詳解卷二十五

宋　夏僎　撰

呂刑

刑罰國之重事而穆王訓之不係于穆王而係于呂侯何也蓋穆王盤遊無度日事車馬視刑罰為何事今日訓刑之書雖曰穆王訓之而實呂侯之命也故序書與作書者皆先以呂命題其首而目其篇為呂

刑蓋其言皆出於吕侯之口也不然則穆王馳騁老而不厭獨于耆年乃獨介介于贖刑一事哉吕侯之為人雖不可攷其終始然觀是書之作訓辭温厚意旨懇切穆乎有三代之風淵乎有賡歌之作誠非苟于有言而姑為是言也必良矜憐怛乎其心故忠厚慈祥于其言吕侯誠仁人君子人也夫子取之取其言也

吕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吕刑

呂命二字說者多謂穆王命呂侯為司寇因訓夏贖刑之事果如是說則當云穆王命呂侯為周大司寇如前穆王命君牙命伯冏之文相似不應只說呂命二字而下無明說吾是以知其說為不通要之此序云呂命穆王訓夏贖刑者乃作書者欲辨白此書所作之人謂此書乃出于呂侯之命所命何事乃為穆王訓暢夏禹贖刑之法以詔告天下故作此呂刑之書也刑罰之事二帝三王所不免皆有聖賢折衷裁

處而獨以夏法為言者東坡謂堯舜之刑至禹明備後王德衰而政煩故稍稍增益積累世之漸非一人之意也至周公時五刑名屬五百周公非不能改以從夏益習重法而驟輕之則奸民肆而良民病及成康刑措穆王之末奸益衰少然後乃敢改作此說甚長少穎乃以訓夏為諸夏而不及東蠻謂贖刑之法可施于中國不可用于蠻夷是亦一說也故兩存之禮記孝經引呂刑皆作甫刑孔氏謂揚之水平王之

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呂侯子孫改封爲甫侯但不知因呂國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爲甫號耳然穆王時未有名甫而稱爲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若叔虞封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也此說甚然

呂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此呂刑二字亦舊竹簡所標之題也孔氏存之于此詳味此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數語可見是書乃呂侯所命而穆王無預焉作書者惟謂此呂侯之命益謂穆王享國今其壽且百歲既耄而且荒迷而不止耄乃八九十歲人之稱益年至八九十則精神耄昧也穆王百歲乃精神耄昧之時而馳騁荒迷猶不知止呂刑乃度作刑法以詰治四方凡下言王曰皆呂侯之命猶周公作大誥多方多士皆稱王曰益穆王雖耄荒而呂侯訓刑實以王命告故云王曰東坡以享國百年耄為一句荒度作刑

為一句其意以比荒度土功之荒度荒謂大也大度時宜以作刑書此說雖通然穆王實是耄而荒者不必更為之婉其辭按史記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又立五十年崩則在位實五十年也無逸稱三宗與文王享國皆數在位之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數要之作書者非一人故言各不同不必泥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

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
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
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
惟腥

此王曰即是呂侯以王命告也若古有訓如云若昔
大猷益言如古者所有之訓其訓辭中所載有此蚩
尤苗民等事令援以為證也蚩尤據史記黄帝紀乃
炎帝之末最行暴虐之諸侯黄帝興兵誅之應劭乃

以蚩尤為古天子孔子三朝記又謂蚩尤庶人之貪者孔穎達又謂炎帝之末有九黎國君號蚩尤然國語載九黎乃在少昊之末炎帝之末不聞有九黎豈九黎亦蚩尤之後嗣耶數說不同要之只是一無道害民之人耳呂侯將告當時以輕刑之說故先引蚩尤苗民始為亂階慘酷刑罰之事以為證據益上古風俗淳厚無有敗常越法之人至蚩尤乃始作亂民之事德化遞相漸染平善之民亦延而及之無不變

爲寇盜爲賊害爲鴟梟之義以抄掠良善爲外著之姦爲内蔵之宄爲刼奪爲攘竊爲矯詐之計以虔劉殺害于人孔氏謂羣行攻刼曰寇殺人死曰賊鴟梟貪殘之鳥言盜賊狀如鴟梟以抄掠于人此皆蚩尤造惡平民化之至于如此想亦是蚩尤暴虐刑罰慘酷民不忍其荼毒遂至此極也其後至于堯舜之時有三苗國君捻惡尤甚故吕侯斥之爲苗民鄭玄謂苗民即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其子孫爲三國高辛

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世凶德故斥其惡而謂之民由此言之則三苗九黎之後九黎蚩尤之後元元本本實一種也蚩尤既作苗民繼之又不用善以化民惟一切制之以刑于是以五刑之中更加慘虐謂之五虐之刑夫五刑先王之制意在防民過之者皆殘忍之為今苗民越法制刑乃更曰法以此殺戮無罪之人益非

法殺人乃更自謂其得制法之意也一說以苗民弗用靈制以刑總為一句謂有善制而苗民弗用以為刑乃作五虐自謂之法此說亦通惟其作五虐之刑故劓刵椓黥背先王之制所不免而苗民乃過為之故謂之爰始淫為劓刵椓黥盖不循中制而過為慘酷鄭玄謂劓刵則刀截之椓陰苦于去勢黥面甚于墨額其刑所以謂之淫為也然古人之用刑各隨罪輕重而上下其罰今苗民既過為椓黥之制至于有

罪而附麗于刑者則幷以刑制之更不論其輕重與有罪無罪也故曰罔差有辭孔氏謂對獄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苗民斷獄並皆罪之無差簡有直辭者言濫及無辜也此說極當但孔氏以麗音離謂施也謂苗民于施刑之時並制無罪以麗爲離似乎未安故不敢以爲然惟三苗之君瀆亂刑罰至于如此故一時之民亦皆漸相漸染化而爲惡泯泯然相似棼棼然散亂無有一人能合于信義者中猶當也謂

所為背瀆亂之事不當于信義也惟其瀆亂無信故詛盟之事雖先王用以濟信之所不及而當時之人背自覆敗之也周官司盟盟萬民之犯命者而詛其不信者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民之難齊信不足以結故假之神以為之畏此先王之所不免也今既覆之則必遞相傾陷相讒相滅而三苗暴虐之威遂至于多所殺戮被戮者既多故方各告無罪于天也上天雖高日監在下故因民之告而下視苗民而果然

無有德之馨而暴刑發聞于上惟有腥穢而已此有

苗之誅雖曰堯誅之而實天命之也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

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

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

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

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

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彞

苗民既肆為暴虐下民不忍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之知其無辜于是帝堯知天意之所向哀傷矜憐衆遭有苗殺戮而無罪者乃以德威誅伐而報苗民之暴虐正絶其嗣俾無有繼世而在天下者葢謂誅絶之也然至舜之世猶有存者何也葢苗民種類至多堯之遏絶乃其一時為君長者其不為君長者或支

或庶堯豈能盡絶之此所以至舜之世而其遺種或復育也堯既絶苗民無世在下既又念苗民所以陷亂者皆由罔中于信以覆敗古人詛盟之事遂至假于鬼神惑亂愚民以陷禍亂故堯既遏絶之後所以必命重黎以正神人之分也蓋在天有神在地有人幽明之間截然不可移易今苗民既假鬼神以陷亂則引天神以惑愚民如漢末張角一日同起者三十六萬此皆假鬼神以陷亂者也今三苗之俗既如此

故堯命重黎使絶地天通罔有降格謂絶在地之民使不得以妖術格于在天之神絶在天之神使不得假其名字以降于在地之民益將塞其生亂之階也孔氏引楚語云昭王問于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不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為巫史民神同位禍災薦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

相浸瀆是謂絶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此知重即羲也黎即和也但此以重黎絶地天通為堯時事而楚語乃指為顓頊時事今且以經為據堯即命重黎正神人之分以絶苗民生亂之階故羣后及在下化之乃明明棐常而不敢為幽隱神怪之事雖鰥寡窮民亦得通其情于上而無有蓋蔽而不通者蓋苗民假鬼神以階亂其同惡相濟者共為暴虐以賊害小民故

鰥寡有欲言而不得上聞今既絶其亂階而人不復假鬼神以生亂此鰥寡所以無葢也元后謂羣后諸侯也在下羣吏也諸侯及羣吏皆不事幽隱鬼神而明于明明之人事不事詭異妖者之術而輔于世間之常道如是則人習誠實下無隱情故鰥寡無告之人皆得陳其哀苦之情于上而無有蔽葢之者其説美哉鰥寡之情既無蔽葢皆得上達則民之利病堯無不知于是帝堯乃清問下民所謂清者乃虚心屈

已以延問于下如无垢所謂無非誠實曾不以一毫名位滓于其中此所謂清問也蓋其問如父母之問其子之飢渴寒暑豈有嫌疑置于其心哉堯忘其君位之尊而誠心致問故鰥寡之民感其誠實皆有稱誦之辭于遏苗之事所稱頌者即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是也舊說皆以有辭于苗民然至于時苗民已遏絕鰥寡已無益不應于此復有怨辭兼下文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二句無所係屬故知此有辭于苗當爲

有美辭于堯感遏苖之事也葢苖民之虐堯以威報之則堯之威非赫赫之威也乃德威也惟其威自德來此所以威一震而人莫不畏苖民之奸堯以明察之則堯之明非察察之明也明德也惟其明自德來此所以明一照而人莫能逃也鰥寡以是辭而稱堯伐苖之事豈不簡而當哉堯遏絶苖民而鰥寡頌之若此則民亂除矣民亂既除則民生不可不厚乃命三后恤功于民葢欲厚民之生也恤是憂也謂憂其

功于民猶言功不及民以為已憂也三后即伯夷禹稷也伯夷掌禮故降其禮典以示于民然禮有品節條目易以强世而難于民之盡從故伯夷既示以禮典于是又以刑而折服其邪心使之畏刑之威而盡趨禮此典禮所以言刑也然伯夷之刑非果用也特以此懼之耳禹為司空主土故既平水土為民除患于是又辨山川之主名謂九州各有一名山大川為之主名如揚州山曰會稽川曰三江荆州山曰衡山

川曰江漢是也棄為后稷司稼故降其布種之法使為農者皆得封殖其善禾麥布種有法則稂莠不生而嘉穀可成也此皆堯命之使之憂其功于民者也堯之用人多矣獨言此三后者蓋教之安之養之尤為憂民之深者也惟堯以此命之故三后皆得成功功既成而皆富厚故曰惟殷于民殷盛也謂富盛也民既富盛堯又慮其狃于富厚或復思亂不可不有以防之于是又命士師之官使制百姓于刑之中謂

用中典以防民也所以如此者凡欲教民使常知敬德不致復陷亂也吕侯既言堯于三代成功之后命士以刑制百姓恐當時或不明其先後本末之序謂堯專以刑制于民故下又復明前說謂之刑也非徒刑也其君穆穆以敬德居上其臣明明以明德居下上下之間以德相資醖釀造化一旦發越于四方灼如灼火然一燈灼千萬燈無有窮已必至于極四方萬里無不克勤于德然後始明刑之中以率乂于民

率謂率之使從乂謂乂之使治然堯之所謂率乂者亦豈專于傷民肌體哉亦不過欲輔其常性耳益民失常性特以刑警之使聳動知畏而復其常性是堯之刑雖具而實未嘗用也此又呂刑詳明堯所以用刑之意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呂侯上既陳帝堯詳審仁恕于用刑之事故此遂呼

凡典獄者而戒之也二孔乃以此典獄爲堯時典獄之官謂堯時典獄之官非能止絶于威惟能止絶于富遂連屬此一段皆爲堯時典獄者之所爲如此則是吕侯直叙堯事無教化于其間非所以訓飭于人也不敢以爲然葢此乃吕侯呼當時典獄之官戒之曰凡典獄者有罪當誅必當行威非欲其斷絶刑威也惟在斷絶受貨以求富也葢受貨求富則以財變獄枉直不分而無辜者衆此所以惟欲止絶于富也

无垢謂穆王之時衰弊可知以賄賂為心者乃市井之徒也安可為朝廷之卿士今穆王命太僕正曰惟貨其吉戒司政典獄曰無威奪貨戒有邦有土曰惟貨惟來戒百官族姓曰獄貨非寶今又戒典獄者曰惟訖于富則當時風俗可知此論甚高既言典獄不當絶威又明告之曰威不當絶則是汝所當敬而用之者也富不可不絶則是汝所當忌而不用者也汝于此所當敬者能敬之所當忌者能忌之使汝行之

于身者皆可言之于口不必擇而後言如此則汝之所爲渾然粹美無瑕可指矣豈不與天合其德乎葢天之德仁于萬物今典獄者能敬能忌則其心仁恕慈祥可想而知此所以能與天合德也既能與天合德則天與之以善命者豈私于我哉實我自有以招之也故謂之自作元命如此則典獄之官身雖在下而仰有以合乎天之德如所謂配天其澤默有以當其意如所謂克享天心則謂之配享在下豈不信然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絶厥世

此呂侯又呼四方侯國掌政事典刑獄之官而告之也說者乃以四方司政為一句典獄非爾為一句惟作天牧為一句葢謂呂侯呼四方主政治之人謂曰汝為司政若典獄則非爾之職惟作天牧謂為天牧

民而已此說亦通但典獄非爾其語似不安耳故不敢從呂侯呼四方侯國司政典獄者告之曰爾典獄之吏非為天牧養斯民者乎既為天養民則當撫摩涵養不當專以刑誅之故戒之曰今爾將何所監視豈非此伯夷布刑之道乎蓋伯夷典禮非專于用刑乃教民以禮其有怠惰不恭者則以刑待之是伯夷之教民以禮乃布刑之道非真刑之也又將何所懲戒乎惟此苗民不察乎獄之所麗有犯刑者不論曲

直苟附麗于刑一切誅之曾不擇吉善之人以觀乎五刑之中无垢謂中者重者以重輕者以輕有罪者刑無罪者免所謂中也惟吉人之心惟恐傷人故能識刑之中若凶人則志在殘忍以快意又烏知所謂中乎茍民惟不擇吉人以觀刑之中故所用之人惟是衆逞威以奪民貨賄者益所用者皆貪暴之人也惟用此貪暴之人以斷制五刑故所加者未必皆有罪雖無辜者悉以苛法擾亂之也惟其無馨香德而

發聞者皆腥穢之虐刑故上帝皆不潔其所為降災
咎以罰之苗民亦自知其惡之不可揜罪之不可解
故受天之罰亦無怨辭而其世遂絶滅而不復育也
張无垢謂或者以為三苗堯既絶其世何為舜時尚
有三苗予益向所絶去絶其本根也旁求三苗子孫
以立之此聖人仁厚之至也哉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
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

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此又吁同姓諸侯而戒之伯父伯兄凡同姓屬之尊者仲叔季弟同姓在弟之列者幼子童孫同姓在子孫之列者皆聽我言庶有格命者謂汝同姓諸侯若皆聽我言則庶幾有格命格至也謂受諸侯之命至于有終而不中絕也所聽之言即下文是也今爾罔不

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者二孔謂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盡曰我當勤之哉無有徒念我戒許以自勤而身竟不勤者无垢則謂今爾諸侯當無不用我慰安之言而日勤其職事無或相訓戒以盤樂而不勤其職事少頴則謂典獄之官固當日勤其事而無相戒以不勤此二説少頴與无垢之意大率相似但經文本是曰字不當作日字解葢呂侯呼同姓諸侯謂汝等今日惟用相安慰而言曰各勤乃職無

有待我再三戒之而猶不勤者益獄者人之性命所係當不憚煩細以悉察之詎可不勤倘或不勤為事鹵莽而無辜者受戮矣此所以尤貴于勤也此下遂言所以當勤之意益刑戮之用乃天以是整齊亂民俾我人君主之苟典獄之人于一日之閒能勤與不能勤則于斷獄之事有能善其終者有不能善其終者此事全在人之能勤與不能勤耳此所以不可不勤也斷獄之事所謂善其終與不善其終者謂如始

敝此獄盡心悉力推究裁決無所不至及怠心乘之則其終不鹵莽滅裂而謾不加察矣此之謂非終若克勤之人則始乎如是終乎如是始終如一未嘗怠慢此之謂惟終然則非終與惟終其事豈不在人乎東坡則謂刑獄非所恃以為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而已益使我為一日之用非究竟要道也可恃以終者惟得人乎此其意則以天齊于民為一句俾我一日非終為一句惟終在人為一句其說亦通故併存

之呂侯上既言天之所以設爲刑辟者其意全在得
人故于是責同姓諸侯謂爾庶幾能敬迎天命謂天
意在此而汝則敬以迎合其意故謂之敬逆益謂爾
諸侯惟當敬順天命而勤于敝獄之事以奉承我人
君可也此下遂言所以敬逆天命奉一人之意益人
之斷獄所以有不當人心者以其有喜怒之私介乎
其心故有喜則鑽皮出羽有怒則洗垢索瘢者此豈
足以敬逆天命哉然則今日同姓之諸侯要當如何

雖其平時所畏者今不可以畏之故而重吾之法雖其平時所與甚休者今亦不可以休之故而輕吾之法惟盡吾心之所敬而不敢忽于五刑之法使當重者重無愧于三德之剛而剛不至于太苛當輕者輕無愧于三德之柔而柔不至于太縱不輕不重而介乎輕重之間者無愧于三德之正直而正直不至于首鼠而持兩端如此則是足以敬逆天命矣无垢則謂二孔之訓謂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

勿自謂有美德益其心歉歉常若不足者然後于刑知詳審深思若人見畏遽自謂我可敬畏若人美譽遽自謂我有美德如此則有輕天下之心于刑獄必忽畧鹵莽而民受其弊矣此説亦通但上文不甚貫穿耳故不敢從少頴則又謂此畏與休為禍與福所謂雖畏勿畏者言雖有可畏之禍勿以為畏所謂雖休勿休者言雖有可美之福勿以為美惟當修德以應則五刑之用不可以不敬此其意則以今日敬逆

天命不當以禍福介其心惟當盡吾一心之敬以不忍于五刑之用使刑用而德成耳此說亦可通故併存之夫敬用五刑不為苛酷以成洪範三德則天下樂事其有過于此者乎此所以一人有慶也然刑罰之清亦豈獨人君之樂哉天下之民為惡者無所容為善者有所恃則民亦與共樂矣此所以兆民賴之也天子樂于上萬民樂于下四海九州皆在和氣中此其安寧豈一朝一夕之故而已其寧惟永信乎其

永矣此一節无垢說當哉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此又吁凡有國者有土者而告之謂幷同姓異姓之

諸侯而悉告之也刑以戮民安得為祥而呂侯謂告爾祥刑者蓋先王之刑非志於殺人也誅無道所以惠有道誅凶民所以保良民制法之意未有善于此者此其所以謂之祥刑也其下皆祥刑之事呂侯謂汝諸侯欲安百姓果何所擇耶則所當擇者豈非善用刑之人乎果何所敬耶則所當敬者豈非欲敬五刑之用乎果何所裁度耶則所裁度者豈非欲情與罪相及罪與法相及乎蓋情或不然而罪之狀乃然

罪或不然而法之如乃然皆非所謂及也東坡乃以及如秦漢間所謂逮謂罪非已造爲人所累者曰及此最當謹故特立其法而謂之及其說亦通呂侯欲諸侯敬聽其言故以三何字爲疑以激其心以三非字爲反辭而勉其心大抵此三句是總以告之也其下乃詳言之謂凡聽獄之道于兩爭皆至之辭悉已具備無有甲是乙非者則是兩人皆已在庭兩辭皆已在目非偏至之辭也如是則是非可判而輕重可

決矣然以一人獨聽則又恐聰明有所不及思慮有所不至故必以師聽五辭可也師衆也五辭謂此兩造之辭或可以入墨或可以入劓或可以入剕宮大辟故其辭有五等也衆既以五刑之法聽此罪辭若辭與五刑果然簡孚則按其罪狀而以墨劓剕宮大辟之刑正之謂罪在是則正以是刑加之也張无垢謂簡者得其要辭也孚者信而無可疑者也謂衆以五刑之法聽此罪辭果得其要辭無絲毫可疑者此

謂果有罪當刑者也若聽以五辭已得其要無可疑者至欲加以刑而罪與刑又有參差不合齟齬不當則是若可刑若不可刑者也故于是降刑從罰而正以五罰加之若墨罰百鍰劓罰惟倍之類是也雖然是又刑不簡而降從罰者也若以罰加之于法雖可而揆之情則又若出于枉從而非其情罰之有不服者則又是若可罰若不可罰者也故于是又降罰從過蓋先王之法宥過無大茍是過悞則直赦之不復

罰金也夫降刑而罰降罰而過至此則不敢刑矣吕
侯之意非不欲其如此然刑雖不可苟而妄用亦不
可弛而不用苟而妄用則濫及善良弛而不用則縱
失奸宄兩者皆有所不可故吕侯于降罰從過之後
又極防其五弊蓋以用刑非不欲從恕苟容私情而
恕正罪則又不可也所謂五過之施有五種之疵病
者官也反也内也貨也來也官謂昔曾同官而今徇
私而出其罪者又謂官吏爲請託爲官反爲犯人讎

有恩于斷獄之人令出其罪以報前恩者又謂詐反囚辭而強出之者為反內謂女謁行于內遂夤緣以出其罪者貨謂以貨鬻之遂出其罪者來謂舊相往來今夤緣出其罪者故五過之數雖斷獄者慈祥之意然以此五者而強出人罪則又過之病也故呂侯于是力防之謂若于五者之中緣一事出人罪則罪與犯人同科謂罪在墨而妄出之斷獄者亦服墨刑罪在劓而妄出之則斷獄者亦服劓刑然欲處此而

皆得其當者惟詳審者能之故終告以其審克之吕侯此一節本論刑疑從罰罰疑從過務出人罪恐又緣五疵而為奸遂斷以其罪惟均之言益欲其知畏而不敢輕出人罪也然又慮無知之人或規于避禍不肯輕出人罪至有刑疑而不降以從罰罰疑不復降以從過者故又翻明前意而告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益謂如前正以五刑而五刑果不簡孚者是謂五刑之疑如此者自應赦而從罰汝不可

謂輕出人罪而其罪惟均而不為之赦也如前正以五罰而五罰果不服者是謂五罰之疑如此者自應赦而從過汝亦不可謂輕出人罪而其罪惟均而不赦也罪疑而本法自應赦罰疑而本法亦自應赦惟詳審者能之葢所以翻明前意故又言審克也不言五過之疑者葢罰疑至于赦則便是過過即已赦之事無可疑者故不言也此下言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之句即是教有邦諸侯以求疑刑疑罰之

說也謂人之有罪而典獄者決之雖已得其囚之要
辭而孚信無可疑者甚衆又未可便加以刑又當以
其貌而考之此所謂貌稽即周官大司寇所謂色聽
也此益已得其情實又當稽之貌而為此色聽之舉
若無要辭可得者即是顯然可疑之獄是之謂無簡
無簡者即不須如此以色聽之而其情僞已自顯然
可見雖即赦之可也所以如此者皆以畏天之威故
也益獄訟之事性命所係尤天命所甚介介者故用

之而當則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用之不當則降咎于苗而乃絶厥世禍福報應如在立談之間典獄者安得而不畏哉然必言具嚴者具者皆也葢上言五刑五罰五過之事不論輕重之罪皆欲其畏天威而不敢妄議輕決故以具嚴為說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宫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

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呂侯上既言刑疑當從罰故此遂陳疑罪之輕重與其罰金之多少也辟罪也墨罪者謂刺其額而涅之以墨如今黥配也謂人若犯墨罪而疑者謂若可墨若不可墨者是之謂墨辟之疑墨辟若疑而欲赦以從罰則其罰也出金百鍰安國謂六兩為鍰百鍰則

六百兩也安國觧此金以為是黄鐵至舜典之金則以為黄金穎達謂皆是今之銅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為金此說極然然墨辟之疑既欲罰金六百兩又不可輕易當檢閲核實其罪當罰則罰之可也故繼之以閲實其罪劓罪謂截鼻之刑也劓罪若疑而欲赦以從罰則其罰當出金二百鍰謂重一千二百兩故經言惟倍謂倍于百鍰也然亦須檢閲核實其罪而後罰不可輕易罰之故亦繼以閲實其罪剕罪謂刖

足之刑刖者絶也謂絶其足也剕罪若疑而欲從罰當出罰金五百鍰謂三千兩也故經言倍差謂倍二百鍰而為四百鍰又差倍二百鍰即一百也四百加一百即是五百也是出金三千兩然亦須檢閲核實其罪而後可故亦繼以核實其罪宫罪謂淫刑男子則割勢婦人則幽閉者是也宫罪若疑而欲從罰則其罰金當出六百鍰謂三千六百兩也然亦須檢閲核實其罪而後可故亦繼以閲實其罪大辟謂大罪

益死刑也罪莫大于死故死刑謂之大辟也大辟若
疑而欲從罰其罰金當出千鍰謂六千兩也然亦須
檢閲核實其罪而後可故又繼之以閲實其罪吕侯
每一條即言閲實其罪不敢併言于後者益恐聽者
或不詳其意止閲實其一而忽其他故不嫌其費辭
而為是特言也嗚呼仁矣哉此序謂之訓夏贖刑而
贖刑之法獨言于有邦有土而他不聞者非止告有
邦有土而不及其他也益是時内而百揆外而諸侯

尊而羣臣微而羣吏莫不咸在呂侯或呼彼人告之

或呼此人告之雖所呼異人而所告異辭其實皆同

聽之也呂侯上既列五刑之疑與五罰之金此下遂

言其法條目之數所謂墨罰之屬劓罰之屬屬謂類

類即法之條目也墨之罪雖一而其為墨之法則有

一千條劓之罪雖一而其為劓之法亦有一千條剕

之罪雖一而其為剕之法則有五百條宮之罪雖一

而其為宮之法則有三百條大辟之罪雖一而其為

大辟之法則有二百條故吕侯所以言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葢總計五刑之條凡有三千也上言罰而下言刑者葢罪實而加以法謂之刑罪疑而贖以金者謂之罰其刑書于每條之下有刑有罰故以刑屬罰屬各有三千上別言五屬而各言其數者謂罰屬也下合言其屬而總云三千者謂刑屬也葢互見其義以明刑罰之條其數則同也孔

頴達謂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有二千五百條此言五刑之屬三千按刑數乃多于周禮而云變重從輕者周禮五刑皆五百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言墨劓皆千剕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而重刑少變周用夏是改重從輕也然則周公相時制法而使刑罰太重今穆王改易之者穆王遠取夏法商制必重于夏夏承堯舜之後民淳易治故制刑

近輕輕則民慢故商刑稍重自湯以後世漸苛酷紂作炮烙之刑明知刑法益重周承暴虐之後不可損使太輕雖減之猶重于夏成康之閒刑措不用下及穆王民猶易治呂侯度時制宜改從夏法周公聖人之法非不善也而不以經遠呂侯之智非能高也而法可適時苟適時事即可為善亦不可謂呂侯才高于周公法勝于前代也凡論極然故特録之上既列五刑條目項數然又慮罪條雖有多數然犯者又未

必盡能當條數故或有罪在是而于條偶無如後世造刑者故呂侯則又欲其上下比罪謂于法偶無此條則上比重罪下比輕罪上下相比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然後定其輕重之法如今律無明文則許用例也然當比上下比罪之時乃是律無正條而典獄者以意權其輕重故姦吏多因緣為姦僭差紛亂實由此生故又告以無僭亂辭謂用意定罪不可用私意而僭差其辭用私意而紛亂其辭僭者差也謂辭在

此乃差而之彼亂謂辭本直乃亂而為曲也凡此皆斷獄之大弊也典獄者豈宜如此苟于條偶無裁決不行雖勿用之可也豈可强生分别而至于僭亂哉吕侯知此是斷獄之大弊故又教之曰斷獄不幸而至此誠不可輕易惟内察之以情外合之以法内外兩盡情法兩推惟詳審者乃能之故又繼之以其審克之也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

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吕侯上所言刑罰輕重之序皆是重輕之正理又未能通輕重之變益獄有情輕罪重情重罪輕者倘斷獄者徒知簡孚者則正以刑不服者則正以罰如此則知刑而已不知刑之中又有輕重之變也知罰而

已不知罰之中亦有輕重之變也故吕侯又告以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與輕重諸罰有權之說其意葢謂人有罪狀甚重合服上刑者于刑誠當重矣然原其情則適然而輕謂如殺人已死而非其本謀者此罪重而情則輕也如此者則罪雖在大辟推而使服下刑可也或有罪狀甚輕合服下刑者于刑誠當輕矣然原其情則適然而重謂如殺人不死而乃其本謀者此罪輕而情則重者也如此者則罪雖

在小辟引而使服上刑可也至于墨劓剕宮大辟諸等之罰其或輕或重則亦各有其權亦謂罰當重而情乃輕罰當輕而情乃重此亦當因權制變不可謂墨疑從罰凡在墨者皆百鍰宮疑從罰凡在宮者皆六百鍰又當有輕重之權可也凡此皆是教有邦有土以制刑罰之變也然此特緣情定罪者也然時世又有不同刑平國用中典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或輕或重或輕重之中又有情當如此而時或

不可如此者則又當相時用法也故又繼以刑罰世輕世重是又欲其因時以為輕重也嗚呼吕侯慈祥忠厚至此極矣前告以如是者則刑如是者則罰是告以刑罰之正條也既又慮其徒知刑之當刑而不知刑之中有時而不可刑徒知其當罰而罰不知罰之中有時而不止于罰于是又有原情定罪之說然原情定罪曲折已極矣又慮其于情可刑而或遭時為新國有時而不可用重典于情可罰而或遭時為

亂國有時而不可用輕典于是又有相時用法之説進退籌度抑揚審慮吕侯之心誠忠厚慈祥之至哉吕侯上既反覆陳刑罰之説此下又總其樞要之處而曉之曰如前一節言刑罰之正條者是惟齊者也葢罪在是情在是而刑罰亦當在是適然均齊是之謂惟齊如後一節言刑罰之變例者是非齊者也葢罪在是或情不在是或情雖在是而于時世不可以如是紛然不齊是之謂非齊或惟齊或非齊其未易

審處如此然善斷獄者處此亦未嘗無其倫也亦未嘗無其要也葢或在正條或合變例雖各不同然或當因罪或當原情或當相時宜自有倫序也或泛觀其罪狀或反觀其心迹或遠觀其時宜亦自有當處也故曰惟齊非齊有倫有要一說謂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參差不齊如此惟齊以不齊則或刑或罰必有倫理而不亂必有樞要而不煩其說亦通故兩存之呂侯上既

極言刑罰之不可不審也如此此下遂又言刑罰之
關民休戚如此之甚且罰則不刑特使之出金贖罪
未嘗置之死地也今也或百或倍或倍差或六百
或千因罪出金人已極病苦此重斂有所不堪況刑
加其體或黥或劓或刖或椓或置之死地其為病也
可勝言哉此尤斷獄者所宜矜也故呂侯遂勉之曰
所貴于斷折獄訟非取其口才能聲色服人使其不
敢辨也惟良善之人其心忠厚哀矜惻怛不敢妄加

人以刑則其刑也必無不合乎五刑之中矣故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則因非在中此下又言察民因辭有不幸而至于參錯紛亂者尤不可不察蓋因辭自初鞫至于獄成其辭始終如一是之謂不差若初鞫時其云然至録問則又變而為他録問時雖則云然至獄案既成則又變而為他獄成雖則云然至將以法加之則又併與前說而背之或呼冤或翻悔如今因所謂翻案者是之謂差察民因辭至于參錯紛更

如此豈不可畏也哉故凡因辭至于如此則其閒必有果負冤枉而妄承罪名者至獄成則知其不可復生遂有呼冤反悔而至于參差者如此則其所差之辭惟當從亦有初非冤枉乃玩弄文法而不肯輕招罪名者至獄成則不復自顧其不可以苟生遂亦呼冤反悔而至于參差者如此則所差之辭惟不當從是因辭至于參差紛亂之時則其閒必有不可從其言而輕恕者是之謂非從亦有不可不從其言而輕

恕者是之謂惟從然則察辭而至于如此者斷獄者將何處之惟在我者先以哀敬處之葢哀則不忍敬則不忽不忽則不至苟用其法不忍則不至輕用其法故曰哀敬折獄然在我者雖以哀敬而折其獄而一人之見豈能若衆見之明一人之斷豈能若衆斷之公故必昭然開發刑書如今律文是也以此之書與衆決之如此則前所謂非可從者與惟可從者此二事可以皆庶幾合刑之中得罪之正矣故曰咸庶

中正呂侯自前至此皆是反覆言用刑用罰二事其難如此故又結之曰如前所陳其刑也其罰也雖難處也然亦惟詳審者能之故又曰其審克之此經言審克者四余晉以謂為詳審者能之說又審克作二意解謂審則究人之罪克則勝己之私刑罰之事惟能究人情勝己意者可以無失故言審克此說亦通呂侯訓刑惟有邦有土言之特詳反覆綢繆其意尤切如審克如哀敬之類皆有邦有土一節言之非私

于有土之君當時百官列侯大小臣庶無不在庭悉同聽之特有邦諸侯得專誅殺威柄此尤所當戒故特呼其人而告之吕侯上既反覆言刑罰之事已盡然囚辭尚在有司皆折獄所當盡心其事未關達于君古者獄案既成則大司寇以其成告于天子天子聽之然尤三宥始行誅戮故吕侯于此又告諸侯以獄成上聞于天子之法獄成謂訊鞫囚辭其案已成者也獄成而孚謂所成之獄皆是囚者誠確之辭非

是茍法鞫就之語此是以其言書之簡牘者也故謂之獄成然尋常鞫囚按牘既成臨欲結解又須引囚再問使自書寫情實若至此時而語無反悔則始可謂之圓畢今因辭載之案牘者既孚見于口自輸寫者又孚則是有定罪無寃情可以上告于天子矣故其刑所上之備謂備録前後辭語情欵悉奏于天子也然當此之時斷獄者又不敢專斷謂其罪止可如此加刑又須并載輕重兩節使天子更加詳審或欲

降重從輕故呂侯又告之曰其刑上備有并兩刑所謂輕重兩刑謂如某罪今法當如此然從恕言之則有時又未可以如此或輕或重更取聖斷嗚呼穆王之時周道衰矣不謂乃有哀矜惻怛如呂侯者豈非去成康不試之時尚未遠故猶有遺風餘韻也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

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

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此吕侯又呼百官之長及與王同族姓者而告之也

朕言多懼朕敬于刑者益謂前所言所以委曲綢繆

如是者以刑獄為性命所係用之不當上則天怒下

則人怨我實敬之不敢輕易故其言多有畏懼也有

德惟刑益以刑獄之事不可付之貪吏付之貪吏則

因緣為奸亦不可付之暴吏付之暴吏則窮極慘毒

惟有德者其心慈祥故其刑忠恕此呂侯所以必有取于有德惟刑也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者呂侯謂天之設刑非期于用刑也民之所為或有偏陂不中者天乃以刑而輔相之使不中者歸于中也然天雖有相民之心而不能自致于民故作為配合天心而承其意以從事如人君如典獄者在天之下以遂上天欲相之心則配天而在民上者其可忽哉惟當明清于單辭可也葢單辭者偏辭也兩造之

辭則曲直易分一偏之辭則譽或過實毀或損真任一人之自陳無衆佐之辨白此尤聽獄者之所難決也故惟明不容蔽清不容姦者可以聽之此吕刑所以有取于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于獄之兩辭者吕侯上既言單辭當明清以聽之此又言單辭雖不可輕聽而兩辭不可不察兩辭即前所謂兩造之辭也吕侯謂民有兩家争執曲直不分則紛紛淆亂無由自定惟得典獄者執中道以聽之不偏于彼

亦不偏于此則中其情當其罪枉者得以曲惡者無所逃民安得而不治哉此所以謂之民之亂罔不中聽于獄之兩辭也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者謂獄所以有兩辭由曲直不能決故求決于典獄之官今乃不循公理不別是非而乃私于其家而黷貨以鬻獄遂至以曲為直認非作是豈足以致民之治哉此呂侯所以惟欲其中聽而不欲私于家也呂侯既言兩辭不可以私于家而至于黷貨以妄決于是遂戒之

曰緣獄得貨雖足以致一時之富實非以為寶也但積聚罪惡至于罪大而為功則天必報之以衆禍此言辠功如經言凶德暴德一同凶暴豈德也哉自凶暴者言之則自以為德聚罪自黷貨者言之則以此為功耳然則官伯族姓所當長久深畏者果何事哉惟此天罰而已然天之所以降此罰者又非天不以中道待人而過為此酷罰以毒夫人也惟以人之為人在乎性命今私家鬻獄不循公理滅人性命自貽

天罰豈誠天之不中哉然則天罰所以有時過暴不適其中以加于庶民如苗民之過絕無世皆天罰之不極者非天之私也皆在我自無善政在乎天下如苗民以虐而天則報威耳此又呂侯以禍福之說恐官伯族姓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前此皆是吕侯告當時在庭之人乃為當時慮也此呼嗣孫乃謂内而百執事外而衆諸侯凡為嗣世之子孫者是吕侯乃為後世慮也嗚呼吕侯之慮及乎此則吕侯之心天地之心也其忠厚慈祥之意形于長慮却顧者如此其意果有窮已哉此吾所以益敬吕侯之為人也吕侯謂凡諸嗣世之子孫自今日已往將何所監觀所監者豈非德與民之中乎益德與中理便是受衷所得于天者初無二義但吕侯欲嗣

孫盡其在我與其在民者故分德與中而言之益典獄之人所以黷刑者由其無德而民之所以犯刑者以其失本然之中故顛倒錯謬陷于刑戮而不自知使典獄者在我能監于德則忠厚慈祥之人也豈至于黷刑于民能知其性之本中刑于其陷于刑也必知其為不幸而求有以生之使之改過自新此又呂侯推原措刑之所自者而告嗣孫也嗣孫豈可不庶幾明聽此訓哉故繼以尚明聽之哉此下遂言任是

刑事者惟哲人能之葢哲即德與中所發見者人惟私欲横生昏蒙其天資故為愚為暗若天理渾然本無虧欠則此德此中凝然湛然如水如月物來能明事至能斷其為哲也孰甚焉是故哲人之斷刑則能照是非别邪正重輕高下洞然無遺故囚辭之來雖紛紛之衆多無有疆界無有窮盡而哲人處之皆附著于五刑之極處所謂極者乃總要之地葢極雖多泛觀約取其中必有總要綱領之地若昧者當之則

有後世文書盈几格典者不能徧觀之患若哲人處此則如設鏡于堂妍醜立辨澄水于江星斗自陳總要綱領豈逃監觀之下哉則其于人也故用法咸得其中于已則自天陰襲其慶故曰咸中有慶呂侯告嗣孫至此而止其下二句總結一篇之意凡同姓異姓諸侯及官伯族姓無不徧及之也所謂受王嘉師監于慈祥刑者益謂凡爾同姓異姓諸侯及官伯族姓皆受人君之善衆者豈可不監觀我此祥刑之書益

民受中以生未嘗不善其陷于罪乃其不幸故民曰嘉師刑雖主于刑人然刑姦宄所以扶良善雖曰不祥乃所以爲祥也近世有識者嘗爲之說曰刑本不祥之器也而謂之祥刑民之犯刑無非惡也而謂之嘉師夫能以不祥爲祥以惡爲嘉而後知用刑之道矣善哉言乎

尚書詳解卷二十五

尚書詳解卷二十六

宋　夏僎　撰

文侯之命

无垢謂予讀史記知幽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襃姒為后而立其子伯服為太子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殺幽王虜襃姒晉文侯與鄭武公乃與申侯共立宜臼是為平王以史記攷之是平王因申侯殺其

父而得立也春秋之作始于隱公其亦以是乎使平王知有父子方且痛苦求死之不給豈為殺父者所立乎使平王權以濟事方且枕戈嘗膽以報父讎肯命文侯而無一言以及憂乎今其書有嗣造天丕愆與夫侵戎我國家兩句而已畧無痛苦之辭何也豈犬戎凶暴申侯殘忍初造國家未能勝之故為此畏懼將以有待耶而在位五十年畧無施設而揚之水發于怨嘆其于申侯是厚報其殺父立己之恩嗚呼

尚忍言之哉然則此書何足存而孔子不删去何也
蓋存之以著平王之罪與胤征同也无垢此論極高
東坡舊亦有此意然古人嘗謂書自文侯之命以下
無復有王者之誥命蓋孔子序書至此甚傷之而猶
兾少振也蓋是書乃平王初年雖命文侯為伯賜秬
鬯圭瓚車馬弓矢未必當理然命自己出猶有天子
之權在我能自是少自振刷則東遷之後周道亦未
至盡絶也故孔子序其初年命侯之書于此蓋有所

冀也奈何委靡至于魯惠公之末隱公之初平王在位且五十年竟以不振孔子知其不復能為也故斷自隱公而春秋作焉由是言之則書終于文侯之命者孔子猶有冀于平王也春秋始于隱公之元年者孔子蓋絶望于平王也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此夫子序文侯之命所以作之由也所貴于天子者以其慶賞刑威斷自己出也今平王初立雖制于犬

戎未能為父討賊有害大義然弓矢鈇鉞秬鬯圭瓚天子之名器也惟名與器不可假人今文侯有功王室平王能命自已出賜以名器之重不至于牽制于人而予奪既出于已則禮樂征伐猶可冀其自已出而天子之權庶幾或振故孔子雖傷之而亦冀之故序其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豈非以其秬鬯圭瓚之錫猶出于已耶嗚呼使平王初年不復有此一節則春秋之作久矣不待隱公之初

年也秬黑黍也鬯鬱金香草以鬱金釀黑黍為酒謂秬鬯瓚酌鬱鬯之杓以金為圭杓之柄謂之圭瓚也毛氏謂命諸侯為東西二伯則錫以秬鬯圭瓚則平王以此錫晉文侯葢命為二伯也

文侯之命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此文侯之命四字亦是舊竹簡所標之題此書首言

王若曰必非平王之言乃代言之臣順王意而言之也葢此下言閔予小子必在居憂故代言之臣為之言也按春秋左氏晉文侯名仇今呼義和則義和者文侯之字也字而不名者以有擁立之功故不敢名而字之也天子于諸侯同姓曰伯父叔父異姓曰伯舅叔舅晉侯唐叔之後乃同姓之國故稱父不曰伯父叔父直曰父者孔穎達謂尤親之也平王將言今日之難由無賢臣所致故先言文武雖大聖猶賴賢

臣之助丕顯者言文武有大明之德也既言丕顯又言克慎明德者謂大明之文武之德雖如是之不可揜常人處之必眩耀夸人文武則能謹慎自持而無怠慢矯僞之失惟其如此故上則昭然登升于天下則敷布其聲聞于民蓋明德者天之心也亦民之心也惟文武能謹慎是德故昭升敷聞皆自明德中來也惟文武能上格于天下格于民故上帝乃以其非常之命而集于文武之身如鳥之集木亦謂之集也

蓋上帝雖遠而明德之中常有上帝在于其中猶設鑑于堂瀦水于庭太空無不影見然則文武有明德而上帝集厥命者文武非求上帝之集上帝亦非有心而為文武之集蓋明德慎于此上帝集于彼猶水鑑中之太空也豈判然兩物哉平王既言文武以明德得天命有天下將見今日之事由無賢臣之助故此遂言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其意蓋謂文武雖大聖所以能集上帝之命而為開基之聖主者亦

由先世為百官之正長如周召毛畢諸公能左之右之顯顯然承事其君故其君于小大之謀猷謂或謀大事或謀小事人無不皆從其令謂天下心悅而誠服也惟文武得賢臣使下民心悅誠服如此此文武以下諸君如成康穆王至于宣王凡為平王之先祖者所以能安然在于天位而為天子也此下遂言己無賢臣之意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

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平王上既言文武以得賢而有天下此又嘆而自傷謂已遭此大變由無賢臣之故也嗚呼嘆辭也閔傷也嘆而謂可傷哉我小子今日嗣幽王而立乃遭夫大禍謂幽王為犬戎所殺也平王既國破父死故于

斯民所資之德澤皆殄絶而不及于民凡我國家自后稷積累至于文武成康其紀綱法度純全大備者今皆侵傷無復有存則天降灾禍可謂甚矣然就治事之臣而言之則亦當時所用之人皆新進少年無有老成耆壽與俊傑者在位而服其事惟其無賢臣左右彌縫故我雖欲力自振刷亦不能也故曰予則罔克平王既言在位百執無賢則我不能辦事則又庶幾同姓諸侯中或有能匡國家定社稷者故又言

曰百執之人雖不可得而知同姓諸侯在祖在父行者其誰能憂我身之陷于大變而力救之歟一說謂平王于此蓋直指晉文侯鄭武公而言謂百執無賢而我不能自振今也幸而同姓諸侯在祖在父行如晉鄭者乃惟能恤我之身而擁立之故特言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此說最貫穿平王既指晉鄭而言乃又嘆曰此同姓諸侯在祖父行者誠有功于我我所以得永安其位也平王既歸功于晉鄭而是時晉

功尤大故特命為伯并特呼父義和而褒美之曰爾祖唐叔有功周室今爾靖幽王之難擁平王之立則是汝實能揚乃顯祖唐叔之功也汝既立功揚先祖之名則自今日以始汝當如何哉惟法文武之道以會合繼續平王之心可也蓋言以文武為法此平王之心也令也合平王之心以定謀續平王之心以有作使繼志述事于前文德之主者實有望于文侯也平王既言文侯之功如此而法文武者又當如此則

美之與責之者至矣故又翻明前意而更美之曰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者戰功曰多平王謂文侯汝之功誠能修整捍衛我于艱難矣當時為臣如汝者我實善汝也蓋責之又美之所以激其心使益堅其志以奬大王室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平王上既備述文侯之功故于此又呼文侯之字而賜賚之也其歸謂文侯當歸爾晉國以臨視爾之衆民安寧爾之邦國也无垢謂晉侯扶立平王是平王心腹之臣也當如周公例留相朝廷其子如伯禽例繼侯晉國乃與之論尊賢使能輕徭薄賦選將練兵之道以誅申侯犬戎以虐幽王之仇可也乃曰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可謂不知輕重矣此論極高平王既遣文侯使歸晉國故此遂用賜文侯秬鬯弓矢與乘

以光寵其行也秬黑黍也鬯鬱金香草也擣鬯草以釀秬黍為酒取其芬香調暢遂用以灌神今文侯有大功于王室能昭乃顯祖故賜以秬鬯使歸祭其先祖示能發潛德之光也此經只言賜秬鬯不云圭瓚而序乃云賜圭瓚詩美宣王賜召穆公云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蓋有秬鬯必有圭瓚酌之今平王既賜秬鬯故序書者知其必賜圭瓚也卣中尊孫炎曰樽彝為上罍為下卣居中郭璞曰在罍彝之間

即犧象壺著山大六尊是也然周官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黄彝此乃云在卣者孔穎達謂祭時實酒于彝未祭則盛于卣此初賜未祭故盛以卣也彤弓赤弓也旅弓黑弓也穎達謂彤字從丹旅字從玄故知彤赤旅黑也弓矢一色故彤弓彤矢旅弓旅矢諸侯賜弓矢乃専征伐葢命為方伯乃賜之此令平王命文侯為方伯故以此為賜馬四匹一乘馬也皆武備故命方伯賜之既賜

以旌賞之物此下乃戒以歸國之後當勉其職父往哉謂文侯今往歸其國哉惟當懷柔遠者容忍近者蓋謂能與耐字通故知能有忍耐含容之意孔氏以謂欲柔遠者當能柔邇其意蓋謂柔遠自近始也此說亦通惠康小民蓋小民尤難以恩懷故恩惠所安尤貴先及于小民也于此二事行之必勤無荒廢此事而徒自取安寧常用此道以簡閱憂恤爾所都之國而成爾顯明之德蓋文侯擁衛王室前功甚大今

又當柔遠能邇惠康小民以成其安民之顯德无垢謂此皆格言也平時所飭戒爾居禍患之世正當以復君父大讎為急而乃為此優游之言若居堯舜成康之世深見平王不汲汲于大計也與東坡意同特併録之

費誓

伯禽穆公諸侯也而其書得附于帝王之後者无垢謂平王之後孔子知王道不可復得如伯禽之治兵

穆公之悔過則可以庶幾于王道故升二書以補之

攷无垢此意亦如孔子所謂聖人吾不得而見得見

君子之意无垢詳說見泰誓解中費魯東郊之地蓋

于是時魯侯伯禽方就侯國居曲阜之地徐戎淮夷

遽興兵侵伐伯禽而伯禽誓師于費以禦之故其書

謂之費誓无垢謂觀伯禽之飭戒一何嚴哉蓋軍事

性命所在一失其幾所害非秖一性命而已其可不

嚴耶甲胄干戈弓矢矛刃馬牛臣妾糗糧楨幹芻茭

無不告戒其防微早慮如此想其所以待敵者無不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矣乃知三代用兵如此而襄公不鼓不成列陳餘不用詐謀奇計以為行仁義豈魯公周公之子用兵亦如此其謹哉此皆過人之論也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孔子序費誓一篇之大旨也无垢謂夫伯禽始宅曲阜徐夷乃興兵遽來侵伐何也豈以為周公私其子故特為此舉乎昔舜始受禪四凶伏誅禹始受禪有

苗不服蠻夷小人乘間投隙每每如此不足怪也此
聖人所以明明書之曰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
東郊不開則蠻夷之心可見也經言徐戎淮夷此言
徐夷併言之也故係以並興此二種皆在魯東古者
建國郊外皆有門以為捍禦今二種作亂于魯之東
境故魯東之門為之閉而不開也
費誓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
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

無敢不善

此費誓二字亦竹簡舊標之題也公曰嗟人無譁聽命者伯禽將誓衆欲其靜以聽命故戒以無諠譁孔氏謂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于當州之内有不順者得專征之于是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之諸侯故得行師以征徐戎淮夷此其意謂伯禽所謂嗟人乃此七百里之諸侯也徂兹淮夷徐戎並興徂兹如云前此與往者葢謂往者徐州之戎與淮浦之夷並起

為冦以侵擾我東郊也孔氏謂四夷之名東方謂之夷西方謂之戎謂在九州之外此徐州淮浦中夏之地安得有戎夷者此蠻夷帝王之所羈縻而統馭之不以中國之法齊其風俗故得雜錯居九州之内伯禽時徐夷並興當宣王時亦命召公平淮夷則戎夷之處中國久矣漢時内地無戎夷者秦始皇逐出之由此言之則此所謂徐戎淮夷者乃若今之溪洞諸蠻是也无垢謂成王時三監及淮夷叛宣王時命程

伯休父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是三代徐戎淮夷屢為中國之患而始皇獨逐出之可謂能除害矣先王似于此一事有不及焉然始皇知逐淮夷徐戎不為中國害而不知逐趙高李斯使不為子孫害先王雖不能逐戎夷而能用召公伯禽與程伯休父以此觀之不憂中國有戎夷第憂朝廷無忠臣耳此髙見逺識也故特備書之善敹乃甲冑甲甲身鎧也冑兜鍪首鎧也顔達謂經典皆言甲冑秦世以來始有鎧兜鍪之

名蓋古之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鎧鍪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為之而因以作名也甲冑有善有惡故令敹簡取善者孔氏則以敹訓簡鄭氏則謂敹乃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絕當使敹理穿治之此以敹為整治之意二義皆通故併存之敿乃干干楯也安國謂施汝楯紛纈違廣其意謂楯無用功處惟使繫紛于楯故以為施汝楯紛紛如綬而小繫于楯以持之以為飾鄭氏亦云敿猶繫也以此推之則敿乃干乃繫汝

之干也無敢不弔弔至也謂或斁或敿無有一事敢不極其至也无垢謂此見古人自衛之密也蓋甲冑干楯皆自衛之器既善且至則執兵者不憂弓矢鋒刃之苦矣備乃弓矢古者每一弓百矢弓十矢千其數欲其備足故云備也鍛乃戈矛礪乃鋒刃者孔頴達謂凡金為兵器皆須鍛礪有刃之兵非獨戈矛而已云鍛鍊戈矛磨礪鋒刃者其文互相通也無敢不善者謂無一事敢不盡其善也或言弔或言善亦互

文也无垢謂用弓矢戈矛鋒刃豈戲事哉將以保國家而禦寇一有不善則身且不保況禦寇乎善之為言精治之謂也伯禽講武治糧申令于費費非戰地也使虜戰于城下則伯禽為無謀矣蓋其平居無事謹烽燧嚴斥堠寇一有動意此已早正素治以待之矣而其間應變為計對機而謀則造神入妙與造化同功不如是何足以為周公之子哉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斂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

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此又戒費地之人恐有舊設陷穽取野獸者今日不除必傷在軍之牛馬其下併及牛馬風逸臣妾逋逃與為寇賊攘奪之事者蓋馬牛為車戰及負載之用尤軍事所急者故伯禽于是戒之曰今日惟大放捨平日所牿之馬牛使放牧于費地牿即閑牢之類所

以閑制牛馬如桎梏然使不得奔逸故謂之牿也惟其放散所牿牛馬牧于費地故戒在費地之人或平時為擭以取猛獸者今則杜而絶之為穽以取小獸者今則窒而塞之擭穽皆捕獸之器穿地為深坑又設機于上以防其躍出者謂之擭穿地為深坑使入不能出其上不復設機者謂之穽擭有機故絶之穽惟坑耳故塞之所以欲其杜且塞者蓋欲其不至于傷所牿之牛馬也不言牛馬直言牿者以上言牿牛

馬此承上文惟言牿則牛馬可知矣若既戒之後不杜不塞至于傷牿則自有行軍傷牛馬常刑以加之也馬牛其風臣妾逋逃者謂馬牛或因風而至于奔逸臣妾或因罪而逃走軍行隊伍各有車乘與糗糧故各有牛馬各有家人婦子故各有臣妾夫馬牛因風而奔臣妾因罪而逃于人情所當逐之使反故伍令伯禽乃戒之使不敢越隊伍而妄逐者蓋軍事尚嚴行有號令居有部伍使不聽號令不守部伍則無

綱紀奸人將乘此以為亂其衆其害豈細事哉故伯禽所以于馬牛之當逐戒不使逐臣妾之當捕戒不使捕者恐其越次而追則亂其衆故也然伯禽既使在部伍者不得越逐馬牛與臣妾則因奔逸逃亡而至于他隊者彼必就而攘之而故主不復可得故又戒之曰若馬牛因風而逸臣妾因罪而逃自此隊奔而至于他隊者誠能因其來而收取以敬復還其舊主我則量其馬牛臣妾之多少而商度以等級而賜

賚于汝如此則失物者不憂必失不萌妄逐之心以亂衆得物者不敢苟得不萌固執之心以慣衆伯禽既戒衆使無越逐已物與復還人物又恐有未必從其令者故又以刑懼之曰我上戒汝使失物者不得越逐與得物者必敬復本主令乃或有越部伍分而擅逐與既得物乃意不復還本主者是汝違吾之令也違軍令者自有常刑汝不可不畏也无垢謂古人舉事動有私意致不得越逐疑于委弃使人心不平

然不復者有刑則馬牛臣妾將不待逐而自歸其處
事類如此則豈復有遺恨乎羣行攻劫曰寇因物自
至而取之曰攘潛入盜物曰竊以言誷人曰誘伯禽
上戒乃越逐者與不復者此則不止越逐與不復而
已乃羣行攻劫物至攘取越人垣墻以盜竊人之牛
馬引誘人之臣妾如此則豈止越逐不復而已故又
戒之曰汝等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若敢
如此在軍亦自有常刑此三言常刑則同而所以為

刑則異蓋此三事各有當法也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前所戒乃是未戰時事此乃將出征之事也故前皆言常刑此則言大刑與無餘刑也伯禽謂我將以甲戌日往征徐戎不言淮夷者蓋前已言之此從省文

汝等凡在軍者須當峙汝之乾糧峙具也謂儲之使具足也乾糧謂之糗糧鄭衆以謂熬大豆及米說文以為熬米麥鄭玄以為擣熬穀其說雖殊要之或以豆或以麥或以穀皆可至于熬之使熟擣以為末則同也蓋兩軍相當兵戈相持不復炊爨不事匕箸故為此乾糒以充饑也其或有辦糗糧不能多致乃至用之不及則軍必乏食戰必不力利害非輕故加之以大刑蓋死刑也以糗糧不及則士饑不可戰六軍

皆不可保所以有一人不及則加以大刑盖戮一人以警百萬人也夫徐戎淮夷因伯禽初立肆其侵侮以常情處此惟當整兵選士為捍禦之計可也何至往征其國以深入其地哉東坡謂伯禽初至魯人未附韓信所謂非素拊循士大夫而驅市人而戰者若伐之于東郊則魯人自戰其地易以敗散此所以必往征戰其國也魯人三郊三遂者專指魯人而戒之也前不言魯人惟言峙乃糗糧自此乃言魯人盖伯

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内諸侯是時皆率以同征徐戎糧食當各自賫持故前不言魯人者謂統告諸侯在會之人也此下楨榦芻茭非遠國所能自賚故特責之魯人所以言魯人三郊三遂者郊即鄉也天子六鄉六遂出戰則為六軍而六卿將之六鄉為正而六遂副焉國外百里為郊而鄉在焉故鄉亦曰郊二百里為遂諸侯之國亦然特大國三鄉三遂耳故云魯人三郊三遂也孔氏謂郊遂之人布在國外四面而

居不云四郊四遂而云三郊三遂乃東郊不開其地被兵故不使供楨榦與芻茭要之不必如此說既是天子六鄉六遂大國三鄉三遂則大國為鄉遂者總四面而言止于三耳不必更泥東郊不開之說以為有四郊四遂也蓋指四面言之則可以言四郊故雖天子亦可謂之四郊今既謂天子六鄉六遂大國三鄉三遂則是計人數而言計四郊内外共有三鄉三遂不當更四郊之說也楨築墻所立兩木也榦乃墻

兩邊障土者詩謂之縮版伯禽謂汝郊遂之人當具汝楨榦我於甲戌日將築壘壁以備不虞蓋古人用兵不敢自以為必勝常視彼以為不可勝則不至于輕敵而致敗自古敗軍覆將皆生于將驕卒惰若視彼為不可勝則將卒必不驕惰是故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者也猶且寧執非敵況其他乎然則伯禽以甲戌日征徐戎復以甲戌日築壘壁蓋慮其或有不可勝而預為捍禦之具乃且攻且守萬舉萬全之策

也孔氏則以此為築距堙之屬距堙乃土山闚敵城内者其意則謂既以甲戌日征不當又以甲戌日築故以此築為于彼往征之處築土為山以闚敵城虛實也此恐未然東坡之意則謂徐戎侵擾東郊若遽城守之則敵人必爭土功亦無時可成伯禽于是以甲戌日征其巢穴攻其必救則東郊不攻自解乃即以是日興版築之功則土功可以易成此亦一說也皆不若前說為得古人用兵之深意無敢不供汝則

有無餘刑非殺者謂魯人若不供此楨榦有妨版築之功使徂征之舉一有少挫捍禦無策則一敗塗地為害非常故加以無餘刑非殺此無餘刑非殺有數說東坡謂刑汝不遺餘力但不殺耳少頴則謂刑至此極非止于殺也孔氏則謂刑者非一然亦非殺汝其意則謂父母妻子同族皆坐之無遺免者然入于罪隸亦不殺之余以三說攷之皆未敢以為然少頴則太酷孔氏則又濫及無辜皆非先王忠厚之意蓋

糗糧楨幹芻茭皆軍事所急者一事不辦皆能致敗自應皆服大刑今伯禽獨于楨幹言無餘刑非殺者蓋糗糧不逮芻茭不多非全軍皆然必以多較少有不逮不多者此時所犯不過數人故可以大刑加之楨幹非若糗糧芻茭使人自營亦必集衆力然後能辦其物能副其役此時或有不供則非一人之罪盡加以大刑則太酷故特設以無餘刑謂凡有犯者不問同隊同伍或數十百人皆有刑責不使遺漏犯者

既多不可勝誅故不殺也芻茭所以供牛馬者牛馬所以為車載與負載若芻茭不繼則車疲馬劣亦能致敗故供之不多亦服大刑无垢謂伯禽生富貴安逸始侯于魯遇難能濟達于政練于兵皆見于費誓知周公教子有方也孔子序書蓋取此也

秦誓

伯禽穆公等諸侯耳虞夏商周帝王之書也而以諸侯之誓係之也乃孔子之深意王者之迹熄則大雅

降為國風王者之道亡故秦魯升而係三代于詩見其言于書見其意曰平王錫晉文侯而言不及于復讎王道不可望也得如伯禽之用兵則申侯犬戎庶幾可戮得如穆公之悔過則聽言用賢而周家可興如此則庶幾于王道矣故取秦魯以補王道所以深痛王道之不復興也夫國風始平王王道終于平王而以秦魯補之則平王之罪可勝言哉故特存之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按左傳及史記魯僖公三十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圍鄭鄭使燭之武説秦伯秦伯竊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而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帥師伐鄭禮征伐朝聘過人之國必遣使假道今秦伐鄭道經晉之南境蓋于河南之南崤關之東而秦乃不假道于晉是歲晉文公卒襄王即位三十三

年秦師及滑滑晉地也鄭商人弦高將牛十二欲市于周遇秦師恐為所掠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犒師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秦人既謀泄又以不假道于晉之故乃滅晉之滑邑而還晉襄公以國有大喪而秦越境伐鄭師行不告又因來伐襄公乃墨衰絰以夏四月俟其師還扼之于崤澠敗其師而獲三帥焉是時晉文公夫人文嬴秦女也乃為三帥請于襄公曰彼實搆吾二

君寡君穆公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請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穆公之志若何襄公許之乃歸其三帥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穆公素服郊迎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不替孟明孤之過也穆公于是悔過作為此書史官録之乃作此秦誓之書由是言之則伐鄭者雖穆公之意其實乃孟明西乞白乙三帥將兵以行非穆公親行也逮三帥還歸穆公素服郊迎乃悔過作此書非穆公還

歸作此誓也今叙書者言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若秦穆公親將兵伐鄭既還乃作誓自悔此其故何也蓋將兵伐鄭乃三帥自行實穆公使之令穆公既引過歸己則崤澠之辱實若穆公身自致之故序書者發明此意言穆公伐鄭而不言三帥之行言還歸作秦誓若穆公還歸作誓而不言三帥之歸蓋所以深明穆公今日之悔非矯情飾偽以冀孟明異日焚舟之舉也其悔者蓋實若已之

自爲也此孔子所以有取于秦誓也

秦誓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此秦誓二字亦竹簡所標之題也无垢謂心静則氣一心亂則語譁心静氣一則言出于口而理入于心故誓三軍多以無譁為戒此論甚善穆公謂嗟哉我此朝廷之士常静聽我戒無諠譁我以告汝者皆衆言之總要无垢謂天下言之至要者莫大乎悔過人君而悔過則改過而知非舜跖之分堯桀之判在此一念則悔過之言不得不為羣言之首乎穆公將出悔言故先引古人之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孔氏以

訖訓盡自訓用若訓順盤訓樂謂人能盡用順道則有福有福則身樂无垢則謂自若者自如也自如者民安俗樂業仰事俯育皆得其所如漢文帝時深遠之民如八九十者嬉戲如小兒狀此自若也使民盡自若皆得其所天下之樂其有多于此者乎此二意孔氏則謂人盡用順道則多樂事其意則以違老成之言取崤澠之辱乃不用順道所以无垢則謂民得自如則君有餘樂今日違老成之言使崤師之敗斯

則肝腦塗地豈得為自如乎此所以不樂而悔過也此二說皆有意味无垢最為明白故特從之穆公既言民自如則君多樂然以此理而責人則亦何難之有惟我不明此理一旦人以此理而責之我乃受其所責不旋踵而改過如水流下無有滯礙此乃難耳穆公言此蓋悔前日不能受蹇叔之責也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穆公言此以前日不能受蹇叔之責至于敗衂其心憂思欲改過自新而日月益以

疾行我深恐日月不復再來而我改過之無日也此蓋穆公急欲改過也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者此穆公指蹇叔而言謂執古義與我謀者我則曰此未能就我闢土之功而我實忌而惡之不用其言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者此穆公指杞子等而言也謂徇今日目下一時之利以為我謀者我則不暇遠慮而姑且親而信之此乃穆公力陳已過備述所以致敗之由也雖則云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者

穆公謂我所陳已過其言雖如此然我從今日已往庶幾謀事必問此黄髪之老如蹇叔之流者則必可以無過矣此乃穆公悔過而求所以自新之意謂今日之事莫如違杞子而用蹇叔也无垢謂觀穆公之意自此待蹇叔益隆而卒用孟明之師以伐晉似與此誓不同何也曰崤之敗非三帥之罪觀弦高以牛犒師遂以師還不可謂不謹也蹇叔之諫非謂三帥謂不當信杞子之說耳今兹再遣孟明之師所以勝

晉者乃蹇叔之秘謀也然蹇叔不知春秋之義克己悔過而以報復為能豈三代之師哉此說甚高故特録之穆公既言自今以往庶幾以道謀此黄髮而無過遂言所欲用者若而人所不欲用者若而人番番老成之士旅力衆力謂目力耳力手足之力也謂老成番番然之良士其旅力雖過然血氣之習既除則義理之心自定故穆公則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此段謂蹇叔也仡仡勇夫穆公又謂若有人勇武仡仡

然能習射御馬悉皆中的合度無有違失此人則徒恃血氣不明義理故我今日庶幾不欲得此人也此謂杞子等輩也截截猶察察也諞辯也其有察察徒恃小慧察人所不及察而又善為辯說之辭使君子之人聞之者廻心改慮變易其辭此人則本無幹為徒矜口舌以言語眩人者我前則大多有之言昔有而今則不顧有也无㤪謂穆公始也以血氣為我故不喜見老成而喜新進今也以義理為我故喜見老

成而惡新進揆其前後蓋不啻若相反矣不如是安

得為悔過此說極當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伎其心休休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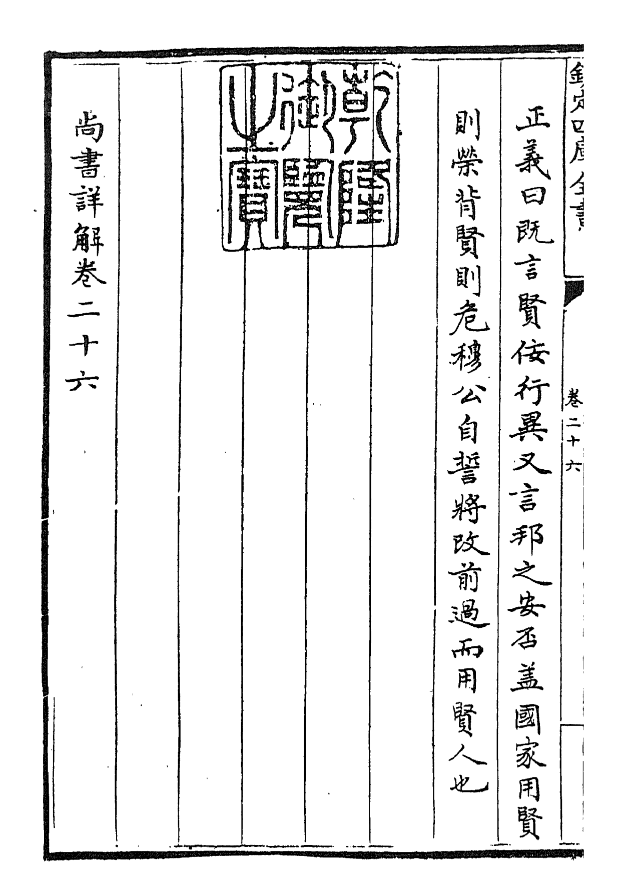
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

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

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

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

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正義曰既言賢佞行異又言邦之安否蓋國家用賢

則榮背賢則危穆公自誓將改前過而用賢人也

尚書詳解卷二十六